

「語言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講座系列

## Talk Series on “Languag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語言瀕危與語言保育 (2011 年 4 月 30 日, 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

劉鎮發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生物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語言學博士

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 副會長

廈門大學中文系 教授

### 1 語言作為一個資源

世界上有接近 7000 種語言。按照地球人口 70 億計算，每種語言平均有一百萬個使用者。

但不幸的是，只有大概五百種的語言得到社會大眾重視，獲得足夠的支援，而且擁有比較多的使用人口。超過 90% 的語言或者方言都處於瀕危狀態。

世界上最多人說的十一種語言分別是：

- 漢語北方話(11.8 億)
- 英語 (3.3 億)
- 西班牙語 (3.3 億)
- 孟加拉語(2.5 億)
- 印地/烏都語 (2.4 億)
- 阿拉伯語 (2.2 億)
- 葡萄牙語(1.8 億)
- 俄羅斯語 (1.4 億)
- 印尼語 (1.4 億)
- 日本語 (1.2 億)
- 德語 (0.9 億)

不難發現，前六名的加起來已經 25.5 億，後五名加起來有 6.7 億。前 11 名已經接近地球總人口的一半！

根據另外一項統計，世界上 90% 的人口，只使用 4% 的語言。即是說，其餘的六千多種語言，加起來只有 7 億的使用者。

#### 1.1 語言由多元化變成單一化的趨勢

跟一萬年前比較，當時一千萬的人就使用超過兩萬種語言，語言比今天的多元化。

澳洲在 300 年前大概有超過 500 種土著語言，現在剩下大概只有 260 種，而且有不少是只有一兩個人說的。以下再介紹一些實例。

### 1.1 例子一、中國

中國官方數字有 56 個民族，但這些“民族”的定義很多時候比較粗疏。人數太少的民族又被迫合併到別的民族去，實際數字可能有 200 個以上。根據各方面的估計，大陸境內的語言數量有 200-250 種左右。這些語言大多數屬於漢藏語系，少部份甚至還沒有被發現和記錄。

除了西藏、新疆、內蒙以外，很多地區的少數民族其實已經大量使用漢語，甚至有些已經放棄了本族的語言。以廣西壯族為例，只有鄉下和上年紀的壯族人口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壯語。雲南、貴州的少數民族也開始有類似的情況。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區的蒙古族人口下一代也不怎樣掌握蒙古語。

漢語除了北方話以外，又有數以千計的方言。這些“方言”由於都採用漢語普通話為標準語，沒有計算為獨立的語言。但每個方言都有自己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系統，本身也是一些很重要的語言資源。

漢語方言被學者分成 8-10 個區域，每個區域有自己的特點。

每個漢語方言區域面積都很大，一般是跨越兩三個省份。人口都在三千萬到一億之間，北方話更是一個牽涉中國 70% 人口和面積的龐然大物。一個漢語方言區涉及的不是一種方言，而是數以百計的，互不能通話的方音；例如新會的一個縣境內，就有十幾種方音。可惜的是，除了省城、經濟中心的方音以外，大部份的方音也是處於弱勢，由於沒有小孩學習而面臨淘汰。

### 1.2 例子二、美國

美國的主要溝通語言是英語，雖然各地的移民都會在第一二代保留自己原居地的語言，但是對主流語言的影響不大。可是美國原來的居民(俗稱印第安人)曾經有超過 500 種的語言。但是在過去的 500 年間，這些語言都沒有受到保護，大部份已經絕種或者瀕危，使用人數一般在幾個人到幾百人左右。

### 1.3 例子三、香港

香港的主流語言是廣州話(俗稱廣東話)，但在學校也教授普通話和英語。各地的家庭傭工說菲律賓、印尼、泰國等語言。

但其實香港市區的上一代大部份是大陸逃難來的移民，很多人曾使用台山話、潮州話、客家話、閩南話、上海話等。新界的鄉村則流行圍頭話和客家話。

香港的非廣州話人口，在 1950 年代大概有 50% 左右，但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傳媒的發達，到了 80 年代，香港接近九成的人都以廣州話作為日常交流工具。會家鄉方言的人口，從 80 年代的三成左右下跌到現在的一成左右，而且年紀都在 50 以上。

在新界，香港曾經流行過圍頭話、客家話和另外三四種方言。由於 50 年代起新界採用廣州話教學，加上配偶多數不是本土居民，80 年代以後，大部份的本土家庭語言轉為廣州話，父母開始不跟孩子講新界本土方言。由於沒有下一代的補充，現在懂得本土語言的人口隨著老人的凋零日漸減少。

### 1.2 語言的功能

現在我們轉換一下話題。語言有什麼功能？

語言有三大功能。

(1) 溝通功能：這是語言最根本也是最主要的功能。在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會有最少一個語言作為溝通的用途。如果這個社會的人有不同的來源，可能有其中一個情況出現：

- (a) 採用一個大家認同的溝通語言，
- (b) 發展出一個新的語言，
- (c) 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來溝通。

例如說，在 1960 年代以前的香港，新界都流行圍頭話、客家話，屬於(c)。市區則採用廣州話，屬於(a)。

(2) 身份功能：人們一般都以語言來標籤使用者。例如說港式廣州話的是香港人，說新加坡英語的新加坡人等等。由於每個地方的語言有一定的特色，人們便把語言帶入鄉土感情因素，聽到對方說自己的口音，便把他當做是“自己人”。聽不懂對方的語言，就覺得有隔閡。

語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影響我們對這些語言的態度。語言的使用者身份較高的話，我們便想學它們。相反的是，使用者的身份低，我們便看不起這些語言。因此，香港人學外語的話不會去學東南亞語言，但是會學東北亞或者歐洲語言。

(3) 資源功能：語言作為資源是比較少人注意的。世界上每個語言都有自己的歷史背景、表達方式的獨特性，就像所有的生物一樣，有著多姿多采的多元性。語言本身是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世界上沒有兩種語言是可以完全對譯的。這跟使用者的歷史文化有關。可惜的是，我們往往忽略了這個功能。

人類語言是個奇妙的結構，到現在也沒有給摸透。人類的語言有共性也有特性，目前我們還沒有掌握到人類學習語言的原理，思維跟語言的關係等，而只能提出一些假設。**研究人類語言最好的途徑是儘量多比較不同的語言。**語言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語言作為資源，才能對比出語言的共同特點。可惜的是，人們似乎忽略了語言作為知識資源的價值。

方言之間雖然差別比較小，但是有時候也是翻譯不來的。例如廣州話的“揸車”和“開車”是兩碼事，普通話卻混為一談了。客家話的“熱(nat5)、燒、熱”分別指固體、液體和空氣的溫度高，但廣州話和普通話卻沒有相對的表達出來。

我到現在也翻譯不了客家話的“限勢”，有“受制於這個情況”的意思。例如說“限勢我都窮哇，你還偷我隻雞？”意思是，我已經夠窮的啦，你還偷我的雞？但“限勢”卻沒有一個相應的廣州話詞，只能翻譯為：“我都夠窮嘅啦，你重偷我隻雞？”

## 2 語言態度與語言消亡

現在我們看看語言態度與語言消亡的關係。

### 2.1 語言沙文主義

語言是文化的一個子集。掌握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資源的人群，會設法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語言強加於別的群體，並且認為對方的語言低等、難聽。例如希臘人把不懂希臘語的人稱為 Barbaroi，意思是“野蠻人”。

在香港，以前習慣把說圍頭話、客家話的人看做“鄉下佬”，現在又蔑視說普通話的人為“蝗蟲”。

語言沙文主義除了出現在使用強勢語言的身上之外，也影響著弱勢語言的使用態度。由於弱勢語言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使用的層次低，不能參與教育、文化、政治、傳媒等範疇，造成使用者的自卑感，並迫使或引發他們不跟下一代說自己的語言。年輕人也自覺自己的語言不能登大雅，而不喜歡使用這些語言。這導致弱勢語言在使用層次、使用範圍、使用人數和使用次數上面的萎縮。家長也不願意跟小孩說自己的語言。

因此，語言態度決定了一個語言的興亡。使用者對自己的語言有自信心，感到自豪，語言才能傳承下去。

例如說，最近在廣州有人出來撐粵語，就是因為說廣州話的人覺得自己的語言很好，不應該受到政府的限制，因此站出來表態。

相反的是，要香港的圍頭人、客家人出來表態支持自己的方言就相對困難。因為在過去幾十年間，大部份的新界人都對自己的語言有自卑感，不願意跟孩子說的同時，語言就很難傳承下去。

## 2.2 爲什麼要保育語言

很多人會說，世界上有這麼多的語言已經很麻煩了，到法國要用法語、到德國用德語，到俄羅斯用俄語。人的精力有限，全世界只用一種語言就足夠了！這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語言消失以致單一化，會造成什麼效果呢？語言溝通上雖然便利了，但是人類文化思想千篇一律的話，又是人類的福氣嗎？

曾經有人問我：圍頭話、客家話丟失了，新界的圍頭文化、客家文化會必然消失嗎？這個問題要小心回答。從理論上說，只是語言丟失了，文化的其他環節如建築、飲食、宗教、藝術等還存在的話，這些圍頭人、客家人還是可以跟其他人區別出來而存在的。

但是，隨著語言的消失，年青一代的新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點，在語言消失的同時，也完成了文化融合。可以說，在現代社會，語言往往是文化的最後堡壘。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有人說，懂一種語言就是打開一個文化的鑰匙。我們身處的世界充滿多元化，就是因為我們來自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歷史源流。

如果將來世界的語言單一化，文化也會隨之而單一化。不同的語言只能夠承載不同的文化，一方面是因為一個語言能把自己的文化溶解下來，放在一個有機的載體裏面。另一方面是因為語言之間一般不能通話，阻礙了溝通的同時，也客觀地造成文化各自隔離保存的效果。

可以說，沒有語言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很快也會走到終點。世界已經越來越相似了。現在你站在東京、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的街頭，很多時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假設一百年後，世界只有一種語言的話，你去巴黎、柏林、莫斯科、北京，雖然再不需要找當地翻譯，但是也會感覺到世界上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思想方式，一元化的生活空間。

### 2.3 語言文化多元化的優點

語言差異的消失，讓文化來個大融和。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人類社會的進步，往往受惠於不同文化的交流。本來沒有文字的希臘，接觸了腓尼基文字以後，就創製了世界上第一種拼音文字！不同的語言系統，來自於千萬年對祖先文化思想的傳承。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讓世界顯得多姿多采。

例如說，漢語可以說“校園開滿了鮮花”，也可以說“鮮花開滿了校園”。一個歐洲語言的使用者很難理解！同樣的是，德語的性數格，香港人也摸不著頭腦，試比較：

(1) Der Hund ist alt. (The dog is old.)

(2) Ich liebe den Hund. (I love the dog.)

(3) Ich mache ein Foto mit dem Hund. (I take a photo with the dog.)

(4) Der Herr des Hundes ist mein Professor. (The mater of the dog is my professor.)

這裡英文的 the dog，對譯為德語的時候有不同的變化。語法上稱為“格”。如果把 the dog 換成 the cat 的話，德語分別是 die Katze, die Katze, der Katze, der Katze，英語的 the 對應變了，因為狗的語法性別是“男”，貓的語法性別是“女”。德語還有一個語法性別是“中”，冠詞的變化又不同。例如鹿是中性的。語法性別跟自然性別沒有關係，例如小女孩(Mädchen)是中性的。而且跟語音的規律性不強。另外，轉為複數的話，冠詞又有第四種變化。我剛學德語的時候就常常搞錯，但習慣了就行。

當世界所有語言只剩下一種的話，隨之而來是文化的單一化。然後是文明的靜止化：設想一下，若干年後全世界的人早餐只吃雞蛋三文治，午餐只吃咖喱飯，晚飯只吃肉醬意大利粉。人人都住在三十層樓高的大廈，每個城市的設計都相同，然後一歲做什麼，十歲做什麼，連死的時候年歲都相同，你會覺得怎樣？上面說過，語言是一個文化的載體，客觀地充當著文化隔離保存的作用。因此世界上的族群一般也是以語言來辨認的。懂一種語言就是打開一個文化的鑰匙。例如圍頭人、客家話長期在農村生活，很多時候使用貓狗豬牛等動物來打比喻。例如說，經常搬家的人，便給客家人笑他“貓徒竇”，因為母貓在生養之後，常常叨著小貓搬來搬去。吃飯吃到滿地都是被比喻為“豬兜下”，腳底長得扁平是“鴨嫵(母鴨)蹄”。雖然有部份流入廣州話，但這些語言消失以後，很多生動的比喻也隨風飄逝。

由於每個族群的歷史經歷各有不同，這些經歷也沉積在他們的語言裏面，成為他們的成語、諺語、口頭禪。有些語言是在山區、小島、或沙漠的綠洲中使用的。這些語言本來與世隔絕，但現代的交通便利了，村子通了公路甚至火車，或者是建了碼頭，年青人放棄了世代的農耕、捕魚、或是遊牧生活，到了城市裏面打工、定居。

家鄉語言只有老人家說的，老人家走一個使用者就少一個。這些語言便後繼無人。這些語言很多是很珍貴的資源。因為它們會擁有一些很罕有的結構或表達方式。

例如世界上的語言很多都是 SVO, SOV, VSO, 其他的 VOS, OVS, OSV 就很少。有些語言有很特別的表達方式。例如我們不學德語、拉丁語、俄羅斯語的話，就很難明白什麼叫做性數格變化。

世界上半數以上的語言，還是很少人去研究，甚至完全沒有記錄的。更可悲的是，很多語言在我們研究他們之前，就沒有人會說了。

還有，世界上接近 7000 種語言裏面，超過八成是沒有文字記錄的。它們在社會的邊緣生存，根本沒有人介意它們的存在。例如澳大利亞的 500 種土著語言，從來都沒有文字記錄。

美洲超過一千種的印第安語言，有文字記錄的只有十多種。中國的超過 200 種少數民族語言，也只有 17 種有文字。而數以千計的漢語方言，除了粵語等幾種方言以外，也沒有人用文字記載。

因此，研究沒有文字的語言並不容易。有人要跟時間競賽，去記錄一些將近消亡的語言。但記錄一個語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個語言學者通常要在當地生活一年才可以學懂並且比較完整地記錄。但記錄出來的文獻跟日常說話的不一樣，就像拍照跟實物的樣子總有出入。

所以，我們提倡動態的保育，而不是靜態的記錄。保育是讓語言活著，保存在生活裏面。記錄是語言就像在動物臨死以前錄像，兩者的意義不一樣。

### 3 怎樣保育語言

保育語言意義雖然重大，但不是個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上面說到，這牽涉到語言使用者的心理因素。要改變人們的心理是相當困難的。

目前弱勢語言瀕危的趨勢，部份是社會的變遷，也有部份是政府政策的偏差造成的。兩者之間也有聯繫。

例如說，戰後香港政府強制所有學校使用廣州話，而電臺電視也只有廣州話。在 40 年代以後出生的新界本土居民，廣州話成為最流利的語言，反而是家鄉話都不太會說了，難以教育下一代。當時如果電臺電視可以配合，適當地採用本土語言的話，新界人的語言就不會丟失得那麼快。同時也可以提高他們對家鄉話的信心。

目前新界的本土語言已經嚴重瀕危，30 歲以下會聽會說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在這個情況下做保育就很困難，就算政府願意撥資源建立“保護區”，作用也可能不大。況且在目前政府的思維方式下，前提可能是要證明這些保護區有商業價值，例如增加旅遊收入，而不是純粹從文化多元化的角度來考量。

在新西蘭，90 年代的毛利語的情況也跟現在的新界本土語言相似，但政府發現毛利語是新西蘭的象徵之一，便設法保育，目前已經有些成效。

但要香港政府對本土語言出一分力去保育，暫時可以說是緣木求魚。上面說過，沒有政府政策的傾斜，保育語言是很難成功的。

我們只希望通過這次的談話，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將來有機會把保育本土語言，

列入政府的議程中。

多謝各位！

請支持保育香港本土語言。